

拾零篇

幼之

◎之一

浣溪沙

山寺微茫背夕曛，鳥飛不到半山昏，上方孤磬定行雲。

試上高峯窺皓月，偶開天眼覩紅塵，可憐身是眼中人。

第一次讀到靜安先生的這闕詞，是在一本談詞的集子中。那時還是在清湯掛麵的年紀，小小腦子裡有的是雄心，有的是壯志，也不乏屬於年輕的意興濫飛。唸完上半闕，對於那種崇高渺茫的境地，並不十分在意，只覺得有點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斷天涯路」的味道；唸到下一句，像是被人猛然敲了一記，「試上高峯窺皓月」，又是「高峯」，又是「皓月」，怎不令人悠然神往。不記得那天晚上是否夢到一輪圓淨的皓月，不過這闕詞倒是熟熟地背了下來。

大二之後回到系館，很多課都在物五教室上。物五的地理位置是比較特殊的，我常對人戲稱這是杜鵑花城的「岳陽樓」；它正好面對椰林大道和海報街交叉的十字路口，可稱得上是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。

清晨，整條被薄霧覆蓋的椰林大道盡在眼底，俯覽靜謐的校園像是欣賞一首詩，漸漸見它甦醒，腳步多了，傳鐘響了。十二點，從各角落湧出的人潮，在眼前川流不息，像螞蟻王國嘉年華會的大遊行，紅紅綠綠，喧鬧忙碌；窗內，却是寧靜依舊。傍晚，將上身伸出窗外，會見到一輪紅日在左方緩緩下降，台北市中能見到這麼美的落日，實在是個意外的驚喜。

一個清爽的下午，天特別藍，山特別綠，我站在窗口吹風，對面山邊有些許白雲，緩緩的移動。遠遠望著這一系列橫臥面前的山脈，依稀還能辨出它們的綠。其中在一座山峯下面，有一堆中國傳統式的建築物，屋頂四角向上翹起，像騰空欲飛的鳳凰。

「那就是華岡。」旁邊的同學告訴我。

我再看了一眼，這一次好像覺得它的琉璃瓦在陽光下，一閃一閃地有些發亮。

以後上課，我常常無意識地轉頭望望窗外。並不是每一次都看得到那一堆瓊樓玉宇，天氣不好的時候，雲多的時候，往往什麼也瞧不到。然而，老師在黑板上解許若丁格方程式時，我會轉頭瞧瞧；滿滿一黑板筆記來不及抄時，甚至期中考解不出題目時，我都會不自覺地向外望幾眼。

有一次，同學帶了望遠鏡來，從鏡頭中能夠更清楚的看看那些山上的房子，有走廊，有雕欄，沒見到人影，從山上往下看，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景色，是不是真有「高處不勝寒」的感覺？放下望遠鏡，我暗暗想著，放假天可以去山上玩玩。

住在天母的同學帶我們走條小路，從天母爬上陽明山。繞過靠山的幾棟別墅，沿著一條石階小徑往上走。兩旁的樹木、竹林遮住太陽，風從空隙中不停的鑽出來，縱然滿身大汗，仍覺得十分涼爽。同學說，走這種路不能貪快，必須一步一步穩穩地走，保持一定的速度，才不致於喘不過氣來。身後的房子越來越小，我們繼續沿著石階爬上山，走走停停，一個小時的路程，我們終於到達華岡。

山上的風很大，衣衫不住地飄飛。找個視野寬廣的角落，盤腿坐下，讓繁華的台北市，靜靜地在腳下伸展，那是我們的來處，此刻却是茫茫的一片灰與白，認不出熟識的街道，也找不出台大的位置。

同學們在旁邊談論著，「振衣千仞岡，……」，「登東山而小魯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，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」，此情此景，真是山靜天高，看一片雲光塵影，頓令眼界俱空。

想起靜安先生的「浣溪沙」，慢慢背出，「山寺……。試上高峯窺皓月，偶開天眼覩紅塵，可憐身是眼中人。」，這一次仔細嚼出了最後一句的感傷，像是自哀，又像是哀人。

其實，「身是眼中人」就如莊周與蝴蝶，可以視為一個世界與另一個世界之間的超越，是拓展而不是無奈的禁錮；當拔升雲端而重新回顧立

足的地方時，才能更清楚地辨認出南北東西。

閉上眼，聽風在耳邊呼嘯，全然不知身在何方。「舉頭紅日近，回首白雲低」，古今多少詩人寫過這種蒼茫，這種寂寞，這種念天地之悠悠的感覺，多半都以有限觀於無限，或歎孤獨，或欲並齊而不得，所以生出人生最深的悲涼。如果能將有限溶入無限，渾為一體，以自然世界的脈搏韻律，作為力量的來源，則也許這種孤寂，反而是種最大的享受，並沒有什麼可悲的。

回來以後，我不再無意識地往窗外望，上課專心聽講，認真寫作業。只有在風大的日子，迎風站在窗口，髮絲飛揚，眯上眼，好似又到了山上。

◎之二

一位中文系的同學對我說過，物理系館給人的感覺，很像一個沒落世家的大宅。

聽到人家這麼形容，再進系館的時候，我特別仔細地四處打量。不錯，整棟建築物古樸的氣氛是別處感受不到的，尤其在炎炎夏日，更能體會出它的清涼與親切；沒有鮮明艷麗的色彩，觸目所及，似乎都調入了無彩厚重的顏料，在寬宏中帶有深邃，這點，倒是和物理本身的味道十分相似。

然而，它已經沒落了嗎？

並不，在這種深邃中，我們仍然可以找到鮮活的生命。讀到好書，精采處一樣令人拍案叫絕；苦思之後略有所得，一樣令人興奮不已。每次和學長聊天，談到物理，談到轉行唸別科，都會聽到他們對物理的喜愛與眷戀，語氣中明顯地露出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雲」的心境。

「要我放棄物理倒真有些捨不得，看樣子這輩子是既無『名』也無『利』了。」

「有人說，當自科學中看出人類的智力，人類的雄心。我覺得這樣一來反而有隔了。最好是真正的投入，才能從中發現它的美麗。我喜歡愛因斯坦所說的：如果我不感到我是和一群心智相

近的人合作，去追求藝術和科學上永難窮盡的目標，我的生活將是空虛的。」

「別太好高騖遠，想要一下子解決宇宙最基本的大問題，找出大自然最基本的奧秘；只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努力，總會有所獲，何況一路上的花香，是比盡處的果實，更為醉人的。」

我曾在二樓的樓梯轉角處聽到這麼一段對話：

「哇！你們系的書好多，圖書室裡面放不下，還一直排到走廊上。」

「唉！知識爆炸的時代嘛！」

要唸完所有的書是不可能的，而且有時候，唸過書的數目多寡未必就和功力的高低成正比。很多老師和學長都強調，要訓練自己思考的能力，要培養對物理的感覺，換句話說，就是要用「心」去唸物理。在這片大海中，操槳而進的人往往能夠自得其樂，隨波逐流的人會像「薛西弗斯的神話」中的主角，掉進考試與作業無止盡的輪迴，做一件無希望却又不得不做的事。

一個工學院的學生說：「你們唸物理的人真是幸福。」我希望他是說對了。

